過庭錄

尙書譜　過庭錄卷十六

篇目

篇目		
唐堯堯典第一		
虞舜舜典第二	無	有 馬鄭注無 說詳後
汨作第三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一第四 困學紀聞云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余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二第五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三第六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四第七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五第八	無	有 馬鄭無

篇		
九共六第九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七第十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八第十一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九第十二	無	有 馬鄭無
槀飫第十三	無	無
大禹第十四 按書序大禹無謨字作大禹謨者僞書所加	無	有 馬鄭無
臯陶謨第十五	有	有
益稷第十六 葆琛先生曰益稷鄭作棄稷言漢學者皆宗之不知百篇乃聖人所定稷周配天之祖也周人以諱事難詩書不諱而典謨稷獨稱	無	有 馬鄭無

官惟帝命乃稱名耳此皆據周立法決無以棄稷名篇之理也

篇		
夏禹禹貢弟十七	有	有
啓 甘誓弟十八	有	有
太康五子之歌弟十九 墨子非樂云于武觀曰启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無奕奕章聞于天梲當是此篇逸文	無	有 馬鄭無
中康允征弟二十 堯典正義引鄭云允征臣名又引鄭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	無	有 馬鄭無

右虞夏書二十篇今文古文並傳堯典皋陶謨禹貢

甘誓四篇古文有錄無書者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益稷五子之歌㉠允征十五篇

堯典正義云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此指僞孔所分）鄭㉠元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元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桉鄭以虞夏同科知堯典幷非虞史所錄也堯典有舜事皋陶謨舜時所陳並冠以曰若稽古謂順古文考古道以記之非當代之語矣虞夏所以同科者董生之言

曰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又曰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此以發明虞夏同科之義由於政教相因而其道如一矣至於三正文質之變關乎五德之運又不在此數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鄭康成

亦云序孔子所作紬繹書序之文疑孔子時惟有堯典皋陶謨二篇而舜典大禹益稷即具於是未始別出三篇也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即經文三載汝陟帝位乃讓舜之事當在堯典中而晚出書分為舜典非也作堯典又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經文有鯀在下及賓于四門云云即側微歷試之事鄭注歷試諸難為入麓伐木即納于大麓也不具於堯典中乎則可不必別出舜典矣又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凡皋陶禹帝舜之辭及暨益暨稷之事不具於皋陶謨乎則可不必別出大禹益稷矣馬鄭王據書序分益稷於皋陶謨然據書序正不必分篇且

序言作大禹皋陶謨不言作大禹謨皋陶謨者正以禹皋之謨同在一篇中也竊謂孔子序書有數篇合爲一篇者如堯典舜典及大禹皋陶謨益稷是也有一篇分爲數篇者如盤庚大誓是也當即諸葆琰先生曰堯典紀事之首也皋陶謨紀言之首也故並加之曰曰若稽古若順稽考也謂順考古道以錄之云爾桉論衡書須篇云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則漢儒有以堯典爲孔子之言矣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周人之王紬虞而號舜曰帝舜典謨之文堯舜稱帝知並以周法錄之也尙書大傳舜元年稱王入唐郊伏生

以舜在當時稱王亦必以尚書之帝為周法所定也堯典鄭注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馬融以為堯順考古道同天之訓疑出緯候遷書多古文說五帝本紀帝堯曰放勳不言曰若稽古疑亦謂為序書所加故史去之是古文家不以稽古為同天並不以為堯之順考古道也御覽八十一卷引尚書中候考河命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此緯候效經而失之者遂為晚出二十八字之所本而曰若稽古之義亾矣

正義云鄭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者孔穎達據東晉書斷十六篇古文為偽書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

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當作畢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以上正義文 桉此二十四篇之目當見鄭氏書序之注鄭注古文書並無此二十四篇也正義又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古文家雖名有二十四篇而無師說馬鄭亦不傳之故唐人以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遂引以爲今文也桉東晉古文書固僞而漢時得多十六篇亦未是眞如劉歆所引諸文太史公不箸於史記馬鄭又不作注正以不可信也

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

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據歆書似十六篇至天漢後始出然伏生大傳已引九共逸句大誓全文董生亦引大誓則不出自魯壁也大氐十六篇者在秦漢之閒去周爲近諸子百家所記往往可傳合於經學者補綴以比於二十八篇足以考究前聞而已故伏生能引大誓之文而所傳尚書仍闕是篇亦以爲正經之所無而出於百家之雜說遂不以溷於二十八篇也

篇目	今文	古文
商湯帝告弟二十一 困學紀聞云尚書大	無	無

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釐沃弟二十二	無	無
湯征弟二十三 殷本紀有引湯征文	無	無
汝鳩弟二十四	無	無
汝方弟二十五	無	無
夏社弟二十六	無	無
疑至弟二十七	無	無
臣扈弟二十八	無	無
湯誓弟二十九	有	有
典寶弟三十	無	有 馬鄭無
仲虺之誥弟三十一	無	無

篇目		
湯誥弟三十二 殷本紀有湯誥文	無	有 馬鄭無
咸有一德弟三十三 堯典正義引鄭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	無	有 馬鄭無
明居弟三十四	無	無
太甲伊訓弟三十五 漢律歷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堯典正義引鄭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	無	有 馬鄭無
肆命弟三十六	無	有 馬鄭無
徂后弟三十七	無	無
太甲一弟三十八 孟子禮記並有	無	無

引太甲文		
太甲二弟三十九	無	無
太甲三弟四十	無	無
沃丁沃丁弟四十一	無	無
太戊咸乂一弟四十二	無	無
咸乂二弟四十三	無	無
咸乂三弟四十四	無	無
咸乂四弟四十五殷本紀咸乂下	無	無
有太戊篇		
伊陟弟四十六	無	無
原命弟四十七	無	有馬鄭無

中丁中丁弟四十八 殷本紀云中丁書闕不具 葆琛先生曰中丁書闕不具乃太史公引書序之文蓋孔子時已闕此篇故獨著不具之言若太史公時書闕不獨中下矣當時有太戊闕中丁乃適有百篇也	無	無
河亶甲 河亶甲弟四十九	無	無
祖乙祖乙弟五十	無	無
陽甲盤庚上弟五十一 隸釋載熹平石經殘字般庚下篇與上連接知今文合爲一篇古文乃分爲三	有	有
盤庚盤庚中弟五十二	有	有

盤庚下弟五十三	有	有
武丁說命一弟五十四 禮記緇衣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書篇名也	無	無
說命二弟五十五	無	無
說命三弟五十六	無	無
祖庚高宗肜日弟五十七	有	有
高宗之訓弟五十八	無	無
帝辛西伯戡黎弟五十九	有	有
微子弟六十	有	有

右商書四十篇今文傳湯誓般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古文分般庚爲三篇凡七篇古文有錄無誓者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六篇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韋昭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亾矣又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今考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

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

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

天下然且不憚身爲犧牲以祠祝于上帝鬼神呂氏

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

不收墨子七患篇引殷書曰湯五年旱即此文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

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

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鄏其手

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桉

此知周語墨子之湯誓乃因旱禱天之誓非伐桀之

誓韋昭說非

殷本紀載湯征文云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

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桉增多十六篇中無湯征則子長所受於安國者當多於劉歆以後所見之書矣

盤庚正義引鄭注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桉鄭此注明盤庚分篇之故以合書序

殷本紀云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桉鄭義三篇事不同時明是盤庚後人集而錄之皆盤庚事故名盤庚葢告戒行於當時而編次成於

沒世史記之言與序不違乃索隱云尚書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崩百姓思之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此說大非太史公豈不見古文者亦以見司馬貞全不識今文古文之別也

殷本紀云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按高宗以廟號名篇故定爲祖庚時書以立廟稱宗爲祖庚時事也與盤庚例異

篇目	今文	古文
武王大誓一弟六十一	無歐陽經有	有
大誓二弟六十二	無歐陽經有	有

篇		
大誓三第六十三	無 歐陽經有	有
牧誓第六十四	有	有
武成第六十五 漢律歷志三引武成文	無	有 馬鄭無書武成正義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
洪範第六十六	有	有
分器第六十七 周本紀序分器在洪範前	無	無
旅獒第六十八 鄭注獒讀曰豪謂是豪酋之長	無	有 馬鄭無
旅巢命第六十九	無	無

金縢弟七十	有	有
成王大誥弟七十一	有	有
微子之命弟七十二	無	無
歸禾弟七十三	無	無
嘉禾弟七十四 漢書王莽傳引書逸嘉禾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桉此古文所無故王莽時亦以爲逸篇也葆琛先生曰假王卽高宗肜日所謂惟先假王正厥事也古文假格通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之非故格君者謂政之本而佞邪傳會乃謂周公假王者之號是所云十六篇皆歆等以意屬讀非復古文舊書宜	無	無

博士不肯置對矣

康誥弟七十五	有	有
酒誥弟七十六	有	有
梓材弟七十七	有	有
召誥弟七十八	有	有
洛誥弟七十九	有	有
多士弟八十	有	有
無逸弟八十一	有	有
君奭弟八十二	有	有
成王政弟八十三釋文政如字馬作征云正也	無	無

將蒲姑弟八十四	無	無
多方弟八十五	有	有
周官弟八十六	無	無
立政弟八十七	有	有
賄息慎之命弟八十八	無	無
亳姑弟八十九	無	無
君陳弟九十	無	無
顧命弟九十一 伏生書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古文分爲二	有	有
康王之誥弟九十二 釋文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	有	有

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康王畢命弟九十三 三統術有引畢命豐刑文	無	有 馬鄭無
穆王君牙弟九十四 釋文君牙一作君雅	無	無
臩命弟九十五 本作冏命今依說文解字所引改	無	無
以下五篇別錄 蔡仲之命弟九十六	無	無
費誓弟九十七	有	有
呂刑弟九十八	有	有
文侯之命弟九十九	有	有

秦誓弟一百　　有　有

右周書四十篇今文傳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柴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十九篇古文多大誓三篇又分顧命爲康王之誥凡二十三篇古文有錄無書者武成旅獒畢命三篇

桉周本紀尙書大傳並載古文大誓其一篇爲九年觀兵時事葢大誓弟一篇其一篇爲十一年師度孟津時事葢弟二篇也並載本紀及大傳至馬融稱書傳所引五事及他書引大誓當並是弟三篇文在孔安國時則分三篇馬鄭時文更殘闕並爲一篇故經

典序錄稱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正以馬鄭並為一篇也伏生所傳書經文無大誓故以諸儒所傳述者入大傳中歐陽生始以古文增入故歐陽經三十二卷校大小夏矦經多大誓三篇也劉歆三統術以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克殷與史記異校三統術之年數皆附會損益以遷就其術漢人已言之不足憑也附錄與陳編脩壽祺書云据景十三王傳魯恭王治宮室壞壁得書在景帝初而藝文志言武帝末盖据天漢後孔安國家獻古文而更追述前事非牽世之誤七略記武帝末民閒獻大誓正是一時一事緣古文但較今文多大誓一篇故云爾也大著證今文無大誓而有序確不可移謂古文有大誓乃由後羼入

疑未審矣馬氏謂大誓後得正謂古文出於今文之後鄭氏云民閒得大誓猶謂古文不立學但行民閒也非古今文書之外別出大誓也大著云孔氏古文果有大誓別錄七略何以獨歸之武帝末民獻而無一語及孔壁書然別錄已明云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於壁內獻之此正指壞宅得書不得云無一語及孔壁也其云武帝末者亦指獻書時與蓺文志同有謂宣帝本始中得大誓者此傳訛之說別錄又云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葢伏生無大誓全文而大傳述之秦漢學者多能傳其說故婁敬董仲舒並引之今足下又考其在周書甚明是以古文初

出屋壁唯大誓一篇易讀其餘十六篇遒絶無師說故劉歆書云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别云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也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案西漢古文不立學官安國仍爲今文博士時又未獻古文但以私授兒寬史記儒林傳兒寬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寬受今文書於歐陽和伯又以授歐陽生之子故歐陽經三十二卷漢志文正呂寬呂所受於安國之大誓三篇錄入也别錄與歆書所云博士讀大誓卽指歐陽博士大小夏侯之學出於張生張生未嘗就安國讀古文故大小夏侯

經二十九卷漢志文與伏生所傳同與歐陽異此三家卷數皆並序計之唯歐陽經多大誓三篇大誓謂大小夏侯亦有大誓恐無顯證耳大著精博膏肓多起茲錄副奉還而區區獻疑有此數事如蒙采擇而教之則幸甚

校漢書律歷志三引周書武成文此本劉歆三統術歆讓太常博士云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藏在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云是向歆父子在西京時悉見此十六篇至建武之際祕書散亾衞宏等所傳遂不說此十六篇而其文不傳矣書武成正義引鄭曰武

成逸書建武之際亾葢偶於武成序注中及之其實
十六篇之逸書並亾於建武之際也如馬鄭大誓亦
建武時所殘闕遂并爲一篇矣
東晉古文武成篇云惟九年大統未集正義曰伏生
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
崩故鄭(元)等皆依用之桉所云韓嬰即周本紀詩人
道西伯葢受命之年稱王後七年而崩益葢十年爲七年之誤
葢韓詩內傳之言也劉歆亦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此僞古文之所由出也
桉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亾
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亾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

天道据史記知觀兵爲九年事師度孟津克殷爲十一年事定洪範經文十有三祀爲克殷後二年劉歆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此歆刪改書序之文謂十一年乃觀兵十三年乃克殷不知史記引古文大誓明言九年觀兵蓋以克殷而追敘其事然後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度孟津序言一月戊午者明周之改正故言一月惟僞古文大誓有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四時不隨正朔變周正建子不得爲春）卽本歆說不可据

尚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箕子既封朝鮮而後來朝則在克殷後二年矣

周本紀十一年伐紂作大誓牧誓武成分器後二年問箕子作洪範則分器在洪範前書序分器在洪範後太史公以百篇之序列二帝三王之事其先後當可據也

桉周本紀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自夜不寐周公旦卽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

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逸周書度邑同此在克殷後則武王克殷年未六十本紀又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乃瘳後而崩封禪書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則子長考信詩書見金縢年月知武王崩年亦六十內外耳此古文家說也劉歆據二戴記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文王世子正義引此作大戴禮無此文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年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凡武王即位十一年此本二戴爲今文家說然核之事理多有齟齬不如古文家之爲當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於作嘉禾下云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是作鴟鴞在伐奄得嘉禾之後與鄭注金縢謂在武庚未叛管蔡未誅之前不同校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卽魯世家所載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爲罪人斯得之事詩毛氏以周公居東爲東征罪人斯得爲管蔡與史記同爲古文說鄭君以爲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此蓋出今文家博士相傳之誤亦若戴記述文王武王之年所當辯正者也金縢一篇分三節既克商二年至王翼

日乃瘳爲一節明周公踐祚攝政乃新命于三王所云以旦代某謂代成王即代武王也武王旣喪至罪人斯得爲一節明周公攝政東征誅管蔡之事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至歲則大熟爲一節魯世家云周公在豐將沒曰必葬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旣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即未敢順公之事）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

家惟予幼人未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按此載金縢即古文說也按此即亳姑序云周公葬畢之事也而世家以金縢篇文為說者周公攝政之事以金縢始以亳姑終故錄金縢即終言其事所以明周公之志也周公之志以三王命其始以天彰其終處變而正反亂而治微子微乎不詳言之則本末不得而明也金縢篇云我之弗辟辟治也本許叔重言欲告

先王卽當治殷民之罪罪人斯得東征事已于後嘉
禾旅命周公歸報鴟鴞貽詩恩勤鬻子不敢離王王
亦未敢順公卽葬公于畢之事也雷電以風爲葬周
公後事以非郊時天灾卜祭啓籥金縢執書以泣故
云其勿穆卜也云朕小子其新逆者讀如天子降心
逆公之逆謂自新以迎天意也此記命魯得郊祭知
周公攝政天意所與也而孔子序書於誅紂則闕其
文於周公攝政則微其辭以見聖人處變非常異誼
也故儒者以二十八篇尙書爲備其諸知刪書之意
乎
鴟鴞首章取子毀室以喻管蔡之誅次章桑土牖戶

以喻成周之營三四危辭以喻救亂之難而不敢離成王之意亦可見矣金縢終記周公之事而序書在大誥諸篇前者以冊祝爲金縢正經也公言以旦代某但欲代武王死而新命于三王則永終是圖之命啓籥見書之言也永終是圖謂當終文武之事公則曰三王之命也成王則曰天之威也終金縢之篇而周公之所以事成王與成王之所以康周公者無不可白焉此周家一代之大經也

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鄭注云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桉克殷雖在居攝二年而將黜

殷作大誥自在一年書大傳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也詩東山詠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則往東之時在居攝之一年克殷殺管叔在二年故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伐奄在三年故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又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也

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桉黜殷在二年則命微子亦在是年樂記言武王克殷投殷之後於宋時武庚尚存微子封宋不得爲二王後至黜殷命始以微子爲二王後微子

之命殆陳此義與有客之詩相表裏矣漢書梅福傳載匡衡議曰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桉此合黜殷命微子代殷後之義
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本紀云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桉史記書序並次歸禾于微子之命後則是時已克殷兵所謂伐奄時
書序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困學紀聞云伏生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桉揜與奄同音字通周公伐奄時得命禾卽陳天命以誥奄民

故嘉禾亦名揜誥否則百篇中無揜誥之目益知揜誥卽嘉禾猶畢命卽豐刑矣

魯世家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按周公攝政之七年而稱成王七年則成王卽政未嘗改稱元年況書序於大誥稱周公相成王至微子之命序首稱成王歸禾序唐叔得禾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嘉禾序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天子者成王也周公攝政者相成王也卽攝相義觧別見孔子序書正名之義實見明顯而劉歆摭假

王肄政之逸文傳會周公攝政稱王又以七年歸政之後成王始稱元年康成亦惑於其說遷就不經之談疑誤後來不可不正惟伏生傳稱攝政五年營成周葢五年始有新邑之圖至七年經營乃定故不同也

魯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周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是伯禽就封在攝政之一年魯世家又云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注駰案尚書作棐今書作費編書費誓在後者說見後）此伯禽封魯在管蔡流言之前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

征鄭君注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此伐淮夷與踐奄是
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編篇於此未聞踐讀曰翦翦
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
畢則歸史記燕召公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
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則君奭成王征皆在周公
攝政時而編篇在洛誥誕保七年之後者葢自金縢
至立政皆周公相成王之事金縢總言周公之始末
大誥至洛誥舉救亂克殷踐奄建侯營洛致政數大
端多士至立政皆告誡語言之事故敘列於後其實
同時無先後也
書序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三統術

曰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鄭注書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此序相應校序云康王命作冊當作康王命作豐刑豐字脫豆與冊相近而誤下又脫刑字也三統術引逸篇王命作策豐刑策字衍文讀古文者涉序中冊字而誤又轉寫作策也周公黜殷降辟三叔故霍侯至康王時始命豐文王廟霍文之昭故作豐刑而命之刑法也畢分居里其作豐刑之法乎堯典正義載鄭二十四篇目有冏命無畢命今校鄭當引畢命逸篇三統術亦引畢命則二十四篇中是畢非冏正義字誤耳

謹校孔子序周書自大誓訖㬎命皆書之正經以世次以年紀其末序蔡仲之命棐誓呂刑文侯之命秦

誓五篇者㓜嘗受其義於葆琛先生龎曉佔畢未能詳紀犇走燕豫䨇滯梁荆凾丈斯隔七年於茲茲譜尚書細繹所聞而識之曰尚書者述五帝三王五伯之事蠻夷猾夏王降爲霸君子病之時之所極有無如何者也蔡之建國東臨淮徐南近江漢伯禽封魯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不意蔡侯一虜熊貲始大楚之霸業先於五邦呂命穆王實作自呂征彼九伯浸及齊桓晉秦之興復在其後霸者之業相循而作帝王之統由此一變史伯之對鄭桓言秦晉齊楚代興史儋之見秦獻言別五百載復合運會所乘惟聖賢能見其微孔子序五篇於書之終中候之文

究於霸兒所以戒後王制蠻夷式羣侯不可以不脊

野有死麕爲凶荒殺禮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清也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謹案儀禮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注皮鹿皮說文慶行賀人从心从夊吉禮以鹿皮爲贄故从鹿省又麋部也麕麞也麞鹿之屬也凶荒殺禮或不能具鹿皮故以麞皮爲禮白茅皮之藉也易大過過以相與明嫁娶過時之義初六藉用白茅亦明殺禮以白茅爲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亦謂死鹿之皮也射禮及投壺一算爲奇

二算爲純是耦謂之純白茅純束謂儷皮也兩皮爲儷其束之也如純帛而結以白茅卽是儷皮之制傳箋謂以白茅裹麕肉非也懷春者當仲春會男女之時誘之云者謂道之道之云者謂在前道之也在前道之本陳風序誘僖公也正義大戴主言篇歲誘賢焉則賢者親而不肖者懼亦謂聘賢以禮先之與詩誘之同義所謂見而親迎男先於女也周南之君子愼人道之始正陰陽之位於凶荒殺禮之時猶不欲廢親迎之法也倘有淫亂之不化者乎

三英粲兮

按召南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傳云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正義曰二章傳

云緎縫者釋訓云緎羔羊之縫也孫炎曰緎之爲界緎
然則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卽皮之界緎因名裘縫爲緎
五緎旣爲縫則五紽五總亦爲縫也覩之見其五故皆
云五焉傳於首章先言紽數者以經云五紽先解五之
意故紽數有五也首章旣解其數故二章解其體言緎
縫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緎者葢舉中言之二章
旣解其體恐人以爲紽自數也緎自縫也故於卒章又
言總數有五以明緎數亦五緎言縫則紽總亦縫可知
傳互言也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爲組紃以
英飾裘之縫中淸人傳曰矛有英飾閟宮傳云朱英爲
飾則此英亦爲飾可知素絲爲飾維組紃耳若爲線則

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紃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爲組紃矣旣云素絨即云五紽五緎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爲組紃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紃施諸縫若今之絛是有組紃而施於縫中之驗傳知素絲不爲線而得爲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校正義說組紃飾裘縫之制甚明竊謂紽之言加也以素絲加裘縫爲飾故詠羔羊者先見其飾又見裘之界緎分明又見縫之大小錯總蓋先其箸者而後及其隱者旣知素絲英裘則鄭風羔裘之三英粲兮英亦飾也三英與五紽其數異無一定之制耳毛傳以三英爲三德蓋言其

取義也

騶虞

後漢書班固傳制同乎梁騶章懷注曰魯詩傳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文選東京賦及注騶並作鄒義同）賈子新書禮篇曰禮者臣下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

亦若此而已校賈生申魯詩之義如此又周禮鍾師疏引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是麟與騶虞皆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鄒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是其聖獸也校此則韓魯說並同兩家俱列學官故漢人皆依用之毛詩古文家別爲一說詩無達詁自可並存近臧東原作毛鄭詩攷證謂騶爲騶馬虞爲虞人以易毛義仍不合魯韓

濟盈不濡軌軌不當改軓

濟盈不濡軌毛傳由輈以上爲軌段若膺校毛傳改上爲下音義軌

舊䡈美反謂車轊頭也依傳意直音犯案說文云軌車
轍也從車九聲䡈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
轊頭所謂軹也相亂故具論之桉陸謂舊䡈美反謂車
轊頭者此魏晉以來毛詩相傳之音義也陸以傳由輈
以上爲軌則車轊當在輈下遂改音犯而字從車旁凡
以爲軾前之軓然从凡之軓與牡不韵鄭此箋云渡深
水者必濡其軌謂水深必沒輈如濡軾前之軓則輈與
皆沒於水亦不能渡矣以此知濡軌當是从九之軌軌
與軹爲一物異名同是轊頭也本鄭注見後水深濡軸軸不
可見故以轊頭言之从九之軌一是轊頭一是徹迹有
二義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乃飲鄭注云周禮大御祭

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轄頭也校此解左右軌卽大馭之兩軹也注又云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校此解少儀之范卽大馭祭軌之軌也从九之軌與从凡之軓字既形近又以毛傳本誤下爲上故陸孔諸家輒欲改濡軌之軌字从凡矣茲具錄詩禮記正義周禮疏之文而條辯之

詩濟盈不濡軌毛傳曰由輈以上爲軌音義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校云舊者謂魏晉以來相傳之音義也是軌有兩義一是車徹一是車轄頭轄車軸耑轄加軸上段若膺校毛傳由輈以上改上爲下是依傳意直音犯案說文云軌車徹也校說文無徹字本作徹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轄頭所謂軹也相亂故具論之校音

義瑕於誤本毛傳故以車軾前之軓易軌字無論音均不協且軓爲車軾前則在輿上矣濡軌必沒輿又安能渡乎陸氏又云車轊頭所謂軹也則陸以車轊頭是軹非軌故改從軓而不用舊音正義曰說文云軌車轍也軓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軓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軓聲凡於文易誤寫者亂之少儀云祭左右軓按當作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軓按當作軓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輈人云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軓謂軾前也書或作軓按周禮本作軓音義軓音犯元謂軌是軓法也按兩軌字本作軓謂輿下三面之材輢軾之所樹持車正者大馭云祭兩軹祭軓乃飲注云古書軹爲軒軓爲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軒當爲軹軹爲兩轊範當爲軓軓車軾前鄭不易之

是依杜子春軓爲正也然則諸言軾前皆謂軓也小戎傳曰陰揜軓也箋揜軓在軾前垂輈上文亦作軓非軌也按疏據傳由輈以上亦定軌爲軓與陸同軌自車轍耳中庸車同軌匠人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說文軹輪小穿也轄車軸端也考工記注鄭司農云軹轄也又云軹小穿也元謂軹轂末也然則轂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軹轄二名亦非軌也少儀注云軓按當作軌與軹於車同爲轄頭以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軓軓按當作軌當大馭之軹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軓字誤當爲軹也按疏明見鄭君少儀注以軌即軹然欲就其改軓之義故附會爲此說卻是牽强

禮記少儀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注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軓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

也按鄭據周禮斷軌與軹爲同物異名若是字誤則注安得不言邪軌按當作軓與范聲同

謂軾前也正義曰祭左右軌范者軌謂轂末按此疏申注義則詩

濟盈不濡軌之軌亦是轂末不必嫌爲車徹矣范謂式前又曰周禮大馭祭兩

軹祭軓按疏本軓多誤軌並改正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不同則左

右軌與兩軹是一故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謂車軸

小頭也此云范大御云軓兩事是一聲同字異故云聲

同謂式前之範與此范俱是式前也但式前之軓車旁

著凡或作範字雖作範字聲同而字異卽詩邶風濟盈

不濡軓亦車旁凡與此同也按詩音義軌舊龜美反則唐以前本俱作車旁九陸

氏始據誤本毛傳欲改從凡而孔氏因之若轂末之軌則車旁著九此經左右軓是也校此不同詩疏差謬其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則考工記經涂九軌與此字同而事異也

周禮大馭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注故書軹爲軒軓爲範校注疏本軓皆誤軌今改正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左不當重重非是書亦或如子春言又云軒當作軹軹謂兩轊也其或言轍亦非是又云軓當爲軋軋謂車軾前也或讀軒爲簪笄之笄疏曰按少儀祭左右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範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若然此云軹少儀作軌軌與車轍之軌同名此云軓少儀云范同是軾前也

輈人疏曰先鄭以軓爲式前後鄭從古書軋不從軓者以軋爲轤是定雖有少儀（按當作大馭）祭軓爲車旁凡與此古書車旁巳字雖異同是式前若作軓則不可軓謂轍廣轂末亦爲軓故少儀云祭左右軓軓卽轂末考工經涂九軌軌卽轍廣是不定故從軋也

按音義舊寵美反謂車轛頭與鄭注少儀左右軓之軓字同義旣以爲車轛則毛傳定作由輈以下爲軓矣今作以上者涉上由膝以上由帶以上而誤

陸氏言古人韵緩之非

詩燕燕遠送于南音義云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今謂古人韵緩不煩改字按沈是沈重後人協音本此

又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亦有協音皆不知古音與今絶異至陸氏言古人韻緩亦不知古韻部分極嚴豈得爲韻緩乎

愛而不見愛不必讀僾

說文僾仿佛也从人愛聲詩曰僾而不見桉所引當是毛氏古文然愛字亦可叚藉說文愛行貌言行而不見亦通

豳風公孫碩膚公孫謂成王

豳風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箋云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公之大美欲

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太師履赤舄几几然正義曰傳以
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豳公之孫也頌大釋詁文
膚美小雅廣訓文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
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盛服以行禮也孫毓云詩
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已遠
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
爲周公箋義爲長梭所引孫毓說未當商頌序烈祖祀
中宗也其詩云顧予蒸嘗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諸
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
故本言之鄭氏豳風譜云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
以爲豳國變風焉蓋商頌推本於湯故祀大戊其子孫

得稱湯孫豳風推本於公劉周自后稷至諸盩皆稱先公故豳詩稱成王爲公孫也卽此可以推毛學之微而孫氏顧以去豳公已遠爲嫌無乃陋乎七月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狼跋欲待成王長大有大美之德然後授之而仍推本於先公皆周公之志也又安得以美成王不美周公爲難乎

艽野卽鬼方

小明我征徂西至於艽野毛傳艽野荒遠之地箋云我行往之西方至於荒遠之地正義曰野是遠稱艽蓋地名此言二月朔而始行下章鄭以四月而至假令還以朔到尚六十日也以日行五十里準之則三千里矣桉

此葢大夫寵貶之作芁野在西方三千里之外迺古西戎之地後漢西羌傳曰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鬼方卽是西羌鬼與芁聲相近鬼在文類九在蝌蚪類通用故鬼方亦謂之芁野易旣濟九三未濟九四虞翻注並云坤爲鬼方此但以陰陽氣說易而不言其地毛詩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與小明傳並不言鬼方芁野所在今約略以爲西羌道里適合後漢章帝詔曰孝明皇帝克伐鬼方開道西域是鬼方在西域之證文選趙充國頌鬼方賓服注引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先零戎卽西羌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鎭撫諸此九國九嘗同芁言盡撫

西陲之地故至於九國也史記殷本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索隱曰九亦依字讀鄒誕生音仇也則九字正有尢音禮記明堂位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正義曰鬼侯周本紀作九侯故庾氏云史記本紀云九侯有女入於紂侯女不好淫紂怒殺之九與鬼聲相近故有不同也此九鬼通用之切證九侯蓋西方九國之諸侯入爲三公又受封內地故殷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相州洛陽縣校相州無洛陽縣故近人輯括地志改相州爲洛州然魯仲連傳注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則仍在相州魯仲連傳正義又云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校相州有滏水無滏陽縣當俟攷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蓋殷時九侯城也列子稱相馬者九方皐九方當即鬼方以圖

爲氏也

豳風七月備風雅頌

七月篇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正義曰此章所言是謂豳國之風詩也此言是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謂豳頌者春官籥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迎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豳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爲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豳風明此篇之中具有風

雅頌也別言豳雅豳頌則豳詩者是豳風可知故篇章
注云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是有豳風也且七月爲
國風之詩自然豳詩是風矣旣知此篇兼有雅頌則當
以類辯之風者諸侯之政敎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
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謂豳風也雅
者正也王者設敎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故
知穫稻爲酒是豳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
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
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豳頌也篇章之注與此
小殊彼注云豳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
之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觱發之類是也又

云豳雅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則亦以首章爲豳雅也又云豳頌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兼以穫稻醸酒亦爲豳頌與此異者彼又觀篇章之文而爲說也以其歌豳詩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豳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豳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爲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陳王化之基未有雅頌成功故爲風也鹿鳴陳燕勞羣臣之事文王陳祖考天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洽故爲雅天

下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爲頌然則始爲風中爲雅成爲頌言其自始至成別故爲三體周公陳豳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則爲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豳頌故今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翔鳳謹案七月一篇之詩而籥章言豳詩豳雅豳頌以其事各有宜迎寒暑則宜風故謂之豳詩祈年則宜雅故謂之豳雅息老物則宜頌故謂之豳頌鄭君於詩中各取其類以明之非分某章爲雅某章爲頌故說各不同籥章不曰豳風而曰豳詩以豳詩皆在國風之內遂不言風而言詩豳風實不列於雅頌則必言雅言頌以見一篇備此三體況以籥吹之則取其聲

而不陳其辭不嫌一篇而名以三體矣或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爲豳雅思文臣工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爲豳頌取雅頌諸篇以分屬之似矣然於豳何涉況思文臣工之詩非息老物可用也

過庭錄卷八

昏禮用鴈爲大夫摯

士昏禮篇納采用鴈鄭注云納采而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梭親迎乘墨車注云士而乘墨車攝盛也則用鴈亦是士用大夫摯也漢人昏禮用羊見晉書禮儀志此當是鄉禮也公羊莊廿二年何休注凡昏禮皆用鴈取其知時候以爲諸侯亦用鴈恐未是

周禮大宗伯大夫執鴈鄭注鴈取其候時而行曲禮下大夫鴈疏引白虎通云鴈取飛有行列也公羊莊廿二年何注大夫用鴈鴈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與士昏禮之鴈字並从鳥孫志祖据說文隹部雁知時鳥也鳥

部鴈鵝也二字不同而疑士昏禮鴈爲生鵝桉生鵝不見於摯雁鴈在經典自可通用如此類假借甚多安能一一改从本訓乎

儀禮爲本周禮爲末

賈公彥儀禮疏序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則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桉儀禮十七篇始於冠婚以重成人之事謹人倫之始終於喪祭明愼終追遠之義喪服一篇所以定親疏決嫌疑人心風俗之所繫不可變易故謂之本周禮設官分職一代之書有所損益故謂之末而賈

氏序周禮則云周禮爲本儀禮爲末此疏家各尊其經非至論也

冬溫而夏凊

曲禮冬溫而夏凊凊字鄭無注疏亦不釋音義凊七性反字從冫冫冰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按文選謝宣遠荅靈運詩夕霽風氣凉閑房有餘凊李善注何敬祖雜詩曰閑房來凊氣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翣凊有餘也又按張景陽雜詩秋夜凉風起凊氣蕩暄濁又莊子人閒世篇爨無欲凊之人郭象注對火而不思凉音義凊七性反字宜從冫從冫者假借也凊凉也又呂氏春秋有度篇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爨非愛爨也

淸有餘也高誘注淸寒又桉周語火見而淸風戒寒則淸並有寒義又桉春秋繁露四時之副篇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凉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淸寒異氣而同功又云若暖暑淸寒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是淸與凉同義字並水旁合之謝詩淸與盈甯成情韻則亦不讀七性反也故昔人多言淸風淸露淸夜並取淸凉之義則曲禮一本作水旁者是

奉席如橋衡橋訓桔皋

曲禮奉席如橋衡注云衡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絜皋注疏本作桔槔經典釋文本作絜皋桉說文無槔字作皋是也衡上低昂正義云奉席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左

尊故昂右卑故垂也但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法宋人注以爲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以席爲不卷奉之者非也故注云如有首尾然言如有則實無首尾至於舒席之時則有首尾故公食禮莞席尋卷自末注云末終也終則尾也翺鳳桉絜皐制爲二木木直者爲橋直木衡者爲橋衡絜皐合言爲橋也橋衡不能正平故奉席似之莊子天地篇云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若泆湯其名爲槔桉字當作橋釋文云槔本又作橋或作皐同音羔徐居橋反又天運篇云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說苑反質篇云衞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敎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

區不倦此並言橋衡也淮南主術篇云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高誘注橋桔槹上衡也按此說非槹皐合言為橋長言之為桔皐非桔皐為大名而橋為上衡也正以所利在衡故言橋者兼言衡尒植柱權衡者行之俛仰取制於柱也以諭君也此則言橋直也墨子備城門篇作頡皐

殯於五父之衢

梁玉繩瞥記解檀弓孔子少孤節云周禮冢人墓大夫掌墓地自王公士庶辨尊卑度數而葬以族地之形勢及邱壟昭穆皆為圖藏之後須葬者依圖以夾其造營始祖之墓孔子曾祖防叔為防大夫卒而葬此孔子兆域當始營於防叔則所謂防墓先祖之墓也所謂不知

其墓昭穆之位也所謂合葬於防以孫從祖也蓋孔子三歲失父淺殯於五父之衢迨母歿而訪求墓位乃得葬親同處史記誤以合葬爲母祔父墓後儒並據爲說故義有難通翔鳳謹案士喪禮掘肂見衽鄭注肂埋棺之穴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是古人三日而殯即下棺於地如後代淺葬之法古人決無以殯爲葬之事且聖人父死亦無二十年不謀葬之理也蓋春秋時失家人墓大夫之官孔子又少孤遂不知父葬處故殯母於五父之衢喪事即遠掘肂殯棺可不於其家鄭注檀弓云五父

衢名葢郰曼父之鄰襄十年左傳杜注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又定八年注五父衢在魯國東南則正在郰邑衢之旁當有室也釋名喪制云假葬於道側曰肂肂暴也叔梁紇爲郰邑大夫孔子疑葬於食邑即殯母於其衢以問知者孔子殷人先世無合葬之法至孔子行之故若是其重難也孔子稱古也墓而不墳又云古不脩墓並指殷法先世用之至孔子始從周也既知郰叔葬從防叔兆而後合葬之禮行矣至淺殯不葬起於後代之薄俗春秋以前宜無此焉近儒江永解檀弓始爲此說而梁氏暢之至以孫從祖爲合葬此肌說之尤甚悖理傷義誣聖亂經可不痛哉

江浙土薄水淺愼於葬埋之事故閒有停厝者其後

薄俗相沿遂至不葬若直隷山東諸省至今尚無數年不葬之事而江氏以疑孔子時亦見其識之淺也今日湖廣雲貴俱無露棺之事此余所親歷也

其蟲倮爲虎豹之類

月令中央土其蟲倮鄭注云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相淺毛管子幼官篇中央以倮獸之火爨尹知章注倮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此旣稱倮獸則定是虎豹若謂人倮曾當之安得有獸稱邪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五曰墳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旣言動物又言民則人不數在動物之內故鄭注亦云羸物虎豹貔貅之屬淺毛者也考工記梓人

爲簨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簨虡鄭注亦云羸者爲虎豹貔䝙斷不以人爲獸也月令注可据此爲定曾子之文當别爲一說也

月令五蟲所取

月令春三月其蟲鱗鄭注云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蛇之屬夏三月其蟲羽鄭注云象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中央其蟲倮鄭注云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相淺毛秋三月其蟲毛鄭注云象物應涼气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出冬三月其蟲介鄭注云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謹案春三月斗建寅卯辰上值東宫蒼龍

故其蟲鱗易春分震用事震爲龍夏三月斗建巳午未上直南宫朱鳥故其蟲鳥易夏至离用事离爲飛鳥中央土直未申之閒未申爲坤維坤爲虎申宫直參參爲白虎故其蟲倮鄭必以爲虎豹之屬也秋三月斗建申酉戌上直西宫咸池（天官書不言白虎言咸池以白虎不主秋令）鄭以其蟲毛爲狐貉之屬者西宫有大星曰狼狼亦狐屬狐亦類狗易艮爲狗爲狐秋分兌用事不取兌象取艮象者兌旁通艮故取艮也冬三月斗建亥子丑上直北宫元武南斗下有鼈十四星故鄭注其蟲介爲龜鼈之屬（子爲天黿丑爲鼈蟹）易象离爲鼈爲龜冬至坎用事而取离者虞氏說易乾交坤爲坎坤交乾爲离坎戊离巳用三十日一會

於壬又云乾坤生春艮兌生夏震巽生秋坎离生冬是坎离交相爲用故用坎時反取离象也

商容爲商禮樂之官非人姓名

史記殷本紀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索隱曰皇甫謐云商容與殷人觀周軍之入則以爲人名鄭元云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正義曰鄭知容爲禮樂者漢書儒林傳孝文時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詳鄭此注知商容爲商禮樂之官非一人名故使箕子行視之以當時惟箕子存也後人見商

容與箕子比干並稱遂亦謂人名然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商容與百姓並稱可知非一人葢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於是樂官師瞽抱器奔散殷本紀又云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謂紂廢知禮樂之官其人卽太師疵少師彊之屬也周本紀又云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三事並言亦猶他書以箕子比干商容並舉也武王行商容而復其位卽脩廢官之事洛誥王肇稱殷禮鄭注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非始成王用之也武王稱殷禮則必行商容故淮南齊俗篇亦云武王

入殷而行其禮蓋克殷及商而先謀於禮樂所由致成周之盛也與漢書古今人表商容在第四等蓋但據樂記及史記載之如晨門何蕢丈人之類皆非人姓名淮南主術篇表商容之閭高誘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故表顯其里又繆稱篇云老子業於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是也校老子不能與商容相接商容卽殷禮老子爲守藏室史守藏謂歸藏殷易故所業亦殷禮孔子問禮於老聃故曲禮檀弓曾子問諸記亦皆言殷禮文子商容作常樅音近而訛

喪服無齊衰九月

儀禮喪服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服齊衰三月而禮記大傳鄭注云公子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

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桉喪服無齊衰九月制鄭注當有誤喪服小記有七月之喪亦喪制所無蓋變禮也

南方之强北方之强爲老聃墨翟

桉老子言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寬柔以教也又言報怨以德此不報無道也老子楚人故云南方之强淮南泰族篇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又呂氏春秋上德篇墨者鉅子孟勝曰吾於陽城君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能繼其業者

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此社金革死而不厭也墨子宋之大夫宋在楚北故云北方之强至抑女之强則孔子之教也

燕毛

爾雅族兄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則古人同姓親盡不稱兄弟其尊卑之別但論齒髮儀禮特牲少牢皆無燕毛一節以鄉大夫無太祖之祀其與祭者爲父兄子弟故不以毛髮爲次弟也天子諸侯祭其始祖則始祖之後皆在其始序昭穆如左傳言太王之昭王季之穆雖傳數十世而昭穆不能移易凡朝聘會盟亦必以祖宗之先後爲序周初蔡仲後封而春秋即不能長蔡於衛

如世本世數推之蔡侯固先於衛侯矣迫於祭畢而燕同姓然後以毛髮爲序故周禮有王燕則諸侯毛之說此天子之禮也

大學引書

書克明俊德史記五帝紀作能明馴德此古文說也孔傳用之正義引鄭注云俊德賢才兼人者康誥克明德慎罰孔傳云顯用俊德慎去刑罰此亦當本古訓也如堯典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已具自明之義推之以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則先賢後親之法也康誥明德慎罰卽舉直措枉故二者並舉然必先有以自明而後能明馴德之上又必先有以自明而後心與天通乃能顧諟天之明命故大學篇引康誥帝典固

言能明有德之士矣引太甲固云天之明命矣乃總而釋之曰皆自明也以爲非自明則未能明德亦未能顧諟天之明命也帝王所以明於天人之際者亦由斯道而已矣若書意本言自明則大學無庸要釋孔氏禮記正義云康誥戒康叔明用有德帝典言堯能明用賢俊之德此經所云康誥太甲帝典皆是人君自明其德與尚書異其說非是

案荀子正論篇云書曰克明明德多一明字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比引書亦當作明用有德荀子但言王道利明不利幽不必定言門明明明德猶堯典言明明揚側陋爾

師氏保氏鄭注釋

序官師氏保氏注云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或曰師氏保氏非三公之師保而鄭引周召爲證何也翔鳳謹案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則師保之官自古有之葢以三公兼官則爲太師太保其人非三公則爲師氏保氏三公之官不必備師保之職未可闕也書敘稱相成王爲左右者卽樂記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保氏使其屬守王闈蔡邕明堂月令論云王居明堂之禮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

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據蔡說是知師氏居東南故周公左保氏居西北故召公右是以鄭引周召爲證也鄭又以闈爲宮中之巷門非是

考工記車制

萬之以眡其匡也注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或作矩案注家皆以輪圜故並不以爲矩其實輪雖圜非用矩不能出圜形匡讀如月盈而匡必環矩定輪之內匡而後外之圜規乃合周髀云圜出於方方出於矩又曰以方出圜又曰環矩以爲圜葢徒圜不能知其數故必以方之數出之也

輿人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注軫輿後横者也案軫一名而有二用輿下四面材謂之軫故記云軫方象地其一面在後以持輈踵故鄭氏注禮許氏說文竝以軫爲輿後横木也通軫之體惟輿後一面爲用力非此則輿自輿輈自輈勢不相轄說詳後故鄭許獨以輿後解軫此亦輈人衡任之一以體連於輿故彼不說之

輈人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案任正惟輈一物故可云其輈若衡任則衡與軸兩物故云五分其長不可偏言衡或偏言軸也或以任正言輈非輈衡任不言衡是衡非也

輈不橫故曰任正輈衡皆橫用故曰衡任至輿後之軫亦衡任之一故注家皆以輿後橫木解之葢輈之踵出於輿下而入於軫中軫之後一面爲鑿寬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適以受輈踵則輈與輿得相持膠固而無傾掉之患近人以任正別一木在輿後橫之非車制也

輈人輢前十尺而策半之注鄭司農云輢謂式前也桉輿之三面當前謂之式兩旁謂之較輿下四面材謂之軫軫之前一面木亦謂之輢輢之言軓爲人所共見以爲模範輿人云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桉此

言車輿之深以三分之一在式前以容御者及車右以
三分之二在式後以容乘車者則式前卽軫之前一面
材左傳所謂踞轉而鼓琴軫與轉聲之轉亦指軫前也
詩陰靷鋈續毛傳陰揜軌也鄭箋云揜軌在式前垂輈
上棧揜軌當以革爲之故與靷連文戴東原以爲揜版者非揜軌
之革下垂於輈則軌爲軫之前一面材益信阮侍郎云
軌之爲物蓋在輿下正中略如伏兔爲半規形以圍輈
身案此說已較戴氏爲密今攷軫爲輿下四面材其前
軫加輈上當卽就前軫之木鬭爲半規形爲軌以容輈
身故輈踵得入後軫鑿中而輿適正平軌非別爲一物
所以軌必爲前軫踵必入後軫者亦以記文定之記云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注鄭司農云轐謂伏兔也元謂軹轂末也此軫與轐並七寸桉此則轂之上爲轐轐之上爲軫更不言輈又桉輿人注軫圍尺一寸其徑三分之一崇三寸六分有零而輈當兔之圍又尺四寸五分寸之二其徑三分之一崇四寸八分有零使軫加輈上輈加軸上其崇已逾八寸伏兔復何所施故知軫與輈連體矣

尸子云文軒六駃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亾則大者不成也案此四寸謂小車之軏衡圍一尺二寸八分其直徑三分之一則中穿以受軏者不過四寸知軏之修亦當四寸也韓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

者巧也用咫尺之水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重
案此言咫尺謂大車之輗考工不詳鬲圍之數意大車
任重其鬲當倍於衡圍故輗得有咫尺之度也
筦子黄鍾小素之首其數則九九八十一與含少法不
同戴說非是
古大車小車皆一轅一轅則兩服皇侃論語義疏云古
作牛車兩轅不異卽時車案此非也余行河南北嘗乘
鄉里牛車皆一輈兩服以告同行者謂此猶存古制皇
氏梁人足迹蓋未至北方故不審車制
輈旣與軫連爲一體則所謂伏兔卽在輈中之當軸處
所謂當兔伏兔爲轐亦爲輹易輿說輹盧氏曰輹車之

鉤心夾軸之物旣言鉤心自在輿之中心說者以伏兔置軸之左右恐非案輈人當兔鄭注輈當伏兔者也兩相直之謂當若伏兔在左右而當兔在正中則安得爲當兔乎大車凡爲轅三其輪崇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鄭注司農云鉤鉤心案鑿其鉤連轅言之卽輈之當兔也釋名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大車一轅其當兔亦在輿之中心故鄭以鉤心解之若兩轅則有兩當兔其伏兔迺在左右不得爲鉤心矣鄭猶目驗大車一轅故下此注也

康成注經與他書違異

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

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鱗介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爲倮匈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又曾子事父母篇云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桉若夫爲語助曲禮若夫坐如尸二語與上下文義不屬蓋自曾子脫文入之康成注曲禮若夫坐如尸爲言若欲爲丈夫也注月令其蟲倮爲虎豹之類俱與曾子所言異淮南時則篇高誘注羸蟲麟爲之長毛蟲虎爲之長互易漢志五行志劉歆思心傳曰時

則贏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素問五行政大論倮蟲靜王冰注云倮蟲謂人及蝦蟇之類也

尸子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是舜歌也桉南風之詩見尸子文選琴賦注引而鄭注樂記以爲其辭未聞

鄭注樂記以商容爲商禮樂之官與淮南人表異說見前

禮運篇曰吾學殷禮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桉坤乾爲歸藏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書張湯傳云老子爲柱下史蓋守藏柱下同爲一官以歸藏殷禮所存故曰守藏彭祖子孫世世爲此官至周而老子繼其職守故記稱商老彭大戴禮謂老

子得殷歸藏之禮於彭祖後人所記商容卽守藏史掌禮容者非一人故謂之商容老子傳商禮樂孔子從而問禮故春秋之經儀禮經十七篇及七十子之徒所記並用殷禮也

緇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語見逸周書祭公篇則記葉公當爲祭公而鄭注以爲葉公子高

周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韋昭解曰鄭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也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見周禮外府注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而有二品省之不熟

也

校鄭君敘五帝不用帝繫五帝德議七廟則與劉歆尤其落落大者鄭於諸書豈皆未涉誠以學問之涂非一端可竟耑門之學非異說可移況於百家蠭起一貫殊難或由鄉壁之書或出違經之論炫彼小言改我師法卽非通人奚名絕業觀夫鄙淺好援百家之言以駁鄭君之注吹毛洗垢則有得矣若鄭君之體大思精何足損其豪末乎

三商

儀禮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疏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云日入三商爲昏不盡爲明校

馬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今云三商據整數翔鳳
按宣和博古圖漢三神鑑銘曰吾作明鏡幽湅三商並
謂刻爲商禮記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鄭注百度百刻
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又以刻爲度商度義相近也
黃氏宗羲以三商之商爲滴漏之滴而省水旁後人多
用其說校說文啇水注也从水啇聲都歷反則滴漏之
滴省水即啻字不與商似且漏水一滴安得有一刻前
在京師以此語眞州相國相國即寄書家中削去禮經
釋例內一條可
見前脩之虛己